



蜂蜜猎人

○南子 著



西部散文系列

青海人民出版社



蜂蜜

猎人

◎南子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蜂蜜猎人 / 南子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225-04676-1

I. ①蜂… II. ①南…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3145 号

蜂蜜猎人

南子 著

出 版 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810001 电话:(0971)6143426(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6143516/6137731

印 刷 青海日报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4676-1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第一章 和田	额尔齐斯：大河上下	055
巴扎日	003	
“红玫瑰”药铺	010	
桑皮纸	014	
公共汽车	016	
溺水	022	
尘土	026	
第二章 大河上下		
冬季开冰捕鱼	033	
捕鱼者说	036	
乔尔坦	039	
孔雀河：左岸	042	
玉龙喀什河	050	
	第三章 手艺记	
	温柔的手工	071
	最后的铁匠铺	074
	阿布都铜壶世家	078
	英吉沙土布	084
	织物的粮食	087
	“冬巴克”	089
	白桑子乐器店	091
	制琴师马合木提	096
	木头房子	100
	巴拉曼	103
	葡萄晾房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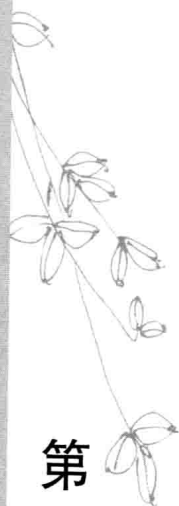
CONTENTS

乌云巴依尔	119	“新”和“旧”	256
		兰州湾子	259
第四章 蜂蜜猎人		失传的游戏	265
蜂蜜猎人	127	失传的种粒	270
那拉提的两面	141		
“消逝”的图瓦村落	173	第六章 游牧记	
重走艾青流放地	199	沙吾尔山冬牧场	279
留守七角井的人	211	牛羊转场的季节	281
重访“活”木卡姆	226	哈萨克族人的泡泡糖	283
		“门锁”	286
第五章 游荡与闲谈		毛勒提别克说羊	288
街道的面孔	243	最后一个下山的人	
喀秋莎商店	247	——牧人巴海	293
“慢”和“消磨”	251	赛力克家的冬窝子	298

CONTENTS

游牧者	303
“干部”是一个大词	309
阔加拜	312
“土地人”	316
农业是一种技艺	319
“安放”	322

第一章 和田



巴扎日

和田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城市，它延续着传统。

一到巴扎日，整个和田的街道就充满了喧闹声。人流如同旋涡一样涌到了街道上。走在这样的集市上的确有点让人昏昏欲睡，每走一步，都好像一股冒着热气的浊浪张着大嘴喷到人们的脸上，连空气都在互相缠绕，变得有血有肉起来。

窄窄的巴扎两旁，是一间又一间的泥土房屋，到处都是维吾尔族小贩兜售商品的身影，人们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在人群中或急或缓地朝各自的方向推挤着，每一个人走路的姿势好像都不一样，各自在人声嘈杂中孤身独立，就好像身在众人之间却永远是孑然独处。

食品摊子、草药摊子、瓜果摊子，小贩们在人群中窜来窜去，招呼顾客们的吆喝声，在人群之上无限延伸；卖干果的人在屋顶上各自拉一块简单的篷布，炎热的阳光从篷布的缝隙中倾洒下来，一股热气在脸上蒸腾。

卖哈密瓜的少年，头顶着超大的铁皮托盘，上面摆满了一块块金黄色的哈密瓜，在人群中灵巧地穿来穿去。红色的辣椒面儿在一个个麻袋里堆得老高，还有佐料，土盐。粗糙的土盐一块块地放在地上，就算是整个和田人加起来，一辈子也吃不了这么多啊。

最神气的是路边那些卖甜瓜的木案子，卖瓜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很

神气，他的一只手在切开的瓜块中挥舞着长刀，另一只手在赶苍蝇。他每次在切瓜的时候，好像要砍到手指，但刀子的寒光在指间一闪，案台上就有了两块切割均匀的瓜块，真让人称奇。

卖烤鸡蛋的摊子跟前围了好多人，蹲着的站着的，地上是白花花碎蛋壳。一群小孩子在人群中追逐打闹，甚至碰翻了集市上一堆垒在一起的香料包，那些片状的，颗粒状的香料从袋子里撒出来，一股复杂的香味飘到人群中。马上，一个过于丰满的维吾尔族女人，用维语冲孩子们跑得很远的身影高声叫骂着，这些孩子都是打着赤脚，在尘土飞扬的泥地上留下一道道痕迹，和一阵没心没肺的笑声。

牲畜摊子上，一个衣衫很破的男人蹲在杂货店的门口一动不动，仿佛一条立在墙角的旧麻袋。他的身边有许多的羊聚集在一起。它们的脖子上系着绳子，主人牵着它们慢慢穿过拥挤的市场。

一只胆小的羊被主人用麻绳牵着在人群中来回走，寻找着买主；一个商贩试着让一头看起来很倔强的毛驴向路边挪动一点，好让驴车不轧着路人。

就这么走在和田尘土飞扬的巴扎上，我觉得每张脸都是自己所熟悉的，但每一张脸都会让我感觉到惊奇。

我甚至都有些糊涂了：

这世上怎么有那么多的东西？

有那么一刻，我怀疑自己是在梦中。那些巴扎上的声音，的确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热辣辣的太阳已升得老高，路边，几个维吾尔族男人正把一堆南瓜推到路边的一间简陋的店铺里。然后，他们穿梭在一排排晒干的干果和香料贩子脚下散发着香气的袋子之间，还要不停地与人打招呼，双手伏在胸前，微微弓着身，他们说着维吾尔语，声音也像是从干渴的喉咙里发出的。

一脸脏污的小男孩把刺猬毛一样的脑袋从自家的窗子里伸出来，好像还在辛酸疲惫地欢笑着，垂着的眼皮却没一点精神。从于田县来的短途汽车上上来了几个小伙子，他们整天形影不离，都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半开半闭的嘴唇露出一种嘲讽似的笑容。

一般说来，在这样的巴扎天里，哪有斗鸡和贩卖玉石的市场，他们就会出现哪里。

巴扎上，小贩们闹哄哄地叫卖着货物，女人的头上松松垮垮地包着头巾，斜插着一顶黑色镶金丝的小帽子，她们的裙子也很宽松，而且有一个相同的名字：艾德莱斯。这几个奇怪的音节似乎是一口气呼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我一边走一边看，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汗。

这时，一阵模糊的音乐引起了我的注意。

起初，我不知道这音乐从哪儿来，声音遥远，犹如耳语。

路边有人在扯着沙哑的嗓子唱歌。

我随着人流挤过去，看到一位瘸腿的维吾尔族盲人披头散发，在用石片敲击着身子下的一只破烂方凳，他咧着嘴唱歌，牙全掉光了，发出低沉的含糊不清的号叫，节奏硬而急促。他的脚下放着一只旧鞋

盒，里面只有少量的钱和半块干馕。最好玩的地方当然是玉石巴扎。

在和田的玉石巴扎上，各种各样的玉石摊子沿街而摆，闹哄哄的街道表面上看起来是无序的，而实际上却是非常的安定，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

我想我是一个有着“巴扎情结”的人。而实际上，许多人都有这种“情结”，和田玉石巴扎本身所具有的一种强烈的戏剧感，足以让人在轻微的眩晕中忘记现实。

玉石巴扎上到处都是人群，黑筒子一样的羊羔皮帽子千般百种地在头上浮动，不时地转变方向，或急或缓，手里捏着、怀里抱着貌似玉石一样的东西，远远地看着路人。你慌他不慌，没钱却有的是时间用来消磨手中的玩意儿。我在一个又一个的玉石摊子上走动，小贩们的叫卖声，还有大大小小的石头的撞击声，在这个几近疯狂的巴扎上，只有这两样东西从来不会沉默。

我最爱看的是籽玉。籽玉最为贵重。这种卵形的，表面光滑的籽料经过流水近千年的打磨、搬运和分选，已变得圆润光滑。每一颗籽玉的形状和色泽都是唯一的，因而也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时间的形状。

可是，在玉石巴扎上，真正的籽玉却不多见，好多都是包了假皮子的石头，一堆一堆放在那里看起来是要论斤卖的。但是做得很花哨，一个个滚圆饱满，黄黄绿绿的，显得浮肿，围观的人还是那么多，上当的人还是那么多。看了可以不买，指指点点不要紧，算一算，一颗要不少钱呢，就有些舍不得了。

可一旦拿起来又讲了价，就一定要买走，一点都不许赖。

我在一个包着头巾的妇女的玉石摊子跟前蹲了下来，她在石头摊子的一旁，正慢条斯理地给一颗红皮石头上“红灯牌”头油。

这些石头大的如拳头，小的如杏核和玉米粒儿，一个个油亮亮的，堆满了她脚下的破毡子，她的脚边还放着一瓶红灯牌的头油。这种红灯牌的头油一瓶要六块多钱才能买到呢。这个妇人低着头，满不在乎地给手中的一块石头“上光”。她脚下的旧毡子上，凡上过这种“头油”的石头，个个看起来像刚摘下来的果子那样新鲜滋润，让人忍不住猜测它的来历。可她一副很坦荡的样子，像是很享受这个过程呢。

她见我不走，还盯着看她，就慢慢地把这块“玉石”举在了我的眼睛跟前。这颗拳头大的绿石头抹了“头油”后，就像涂了层釉，体积好像大了许多，笨头笨脑的，不过也亮了许多，我盯着它看，表情一定很专注。

最后，我挑衅似的看着她：“假的，你的这些石头是假的。”

女人很无邪地对我笑了，鼻孔里的清鼻涕也一抽一伸的。

玉石巴扎上好多家的店铺门口，都有百十斤重的石头放在那里供人们摸和看。小孩子在上面溜上溜下的，多少年过去，已打磨得相当光滑，或远或近地看上去，这块石头多少像块真正的玉石了。

忽然，道路中间的人流处有了些躁动：“霍西——霍西——（维吾尔语：让开的意思）”，一位体型高大健硕的维吾尔族男人骄傲无比地大步行走道路中间，他的身后如侍者般蜂拥着一大群大人、小孩，

他们喜笑颜开地尾随在他的身后，仰起头看——这个男人面色黑红，穿着破旧的灰黑色粗布长褙，腰部随便用一根草绳一捆，嘴角始终有一抹轻蔑的笑意，俯视着周围玩具般的人群。他走来走去，也没什么要紧事，好像来到玉石巴扎上就是为了炫耀他的身高，还有他的骄傲。

他走过的地方，人群中就会有片刻的静止，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事情，看他——他真的是太高了，两米二三的样子，超出了人的想象。哎，长得高，就一定比别人看得远，看得多吗？

在玉石巴扎上，我遇到一位卖山玉的维吾尔族人。这个卖玉的男人叫木拉提。他来自昆仑山海拔两千多米的墨玉喀什乡，汉语的意思就是“玉石之乡”，当地人习惯叫它“火箭公社”，大概是说它所居的位置很高很高吧。

木拉提每个星期四上午从家里出发，身上背着几十公斤重的几块山玉，裹上两个干馕，玉石料的密度大，背在身上很沉，这让他看起来像微微躬身的老虾米。每次下山，他都要翻越一座海拔近三千米的山，这些路几乎垂直地开凿在悬崖上，他必须走一步是一步，一步都不能打滑。他一侧身，手就能伸到裹着岩石的云朵中去。

下了山坐上班车，刚好就可以赶上玉石巴扎开市。吃完馕饼，在巴扎上找好一个位置安顿下来，趴在放玉石的编织袋上睡一会儿，没多久，集市上的人声鼎沸吵醒了他，玉石巴扎已经开张了。

他抹去眼屎，把几块“山流水”摆放好，等待买主。

到了下午，他的“山流水”才卖掉了一块：80元。集市就要散了，

他去马路对面的“卡瓦”（在馕坑里烤熟的南瓜）摊上吃了两块“烤卡瓦”，又吃了一份拌面。看看天色，要回去了，下星期再来。他笑了笑，打了几个饱嗝，齿间还留有没剔除干净的“卡瓦”杂质，站在冒着热气的“卡瓦”摊位旁，他同意我给他拍个照。

他把我给他照相看作是对他本人的一种接纳。

“红玫瑰”药铺

和田的巴扎上，有一家“红玫瑰”药铺。药铺门口有一棵巨大的桑树，像一把会自动开合的伞，将这间屋子盖得严严实实。

当年的巴扎上，好像也只有肉孜家这么一间药铺，肉孜就是这家药铺的店主。作为这条街上唯一一家药铺子的主人，他还是有些道行的。还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候的和田人，好像不那么相信诊所，当地人大至断手臂小至感冒咳嗽的，都到肉孜的这间药铺里来。淡淡的药香气撒在这条街上，让人感到了一些安慰。药铺小小的一方门面正对着巴扎，门常虚掩着，光线很暗，把门外的噪音暂时挤出去了一部分。但是房间里还有被侵入的各种气味：如烤“卡瓦”（南瓜）的味道，烤羊肉串的辣椒和孜然的味道，烧羊毛的味道，树木被热浪烤焦的味道，尘土的味道，洗皮革的味道，还有靠在墙根儿前老人身上干燥的味道，隔夜的冷汗、头皮屑子的味道……

那扇虚掩的门像一张微张的嘴，把那些声音吐出来又吸进去。

经年累月，气味就留在了屋子里、墙壁上，和几百种药草的气味混合在了一起，散发出一种发霉的浑浊味。

似乎要很长时间，才能把这些味道分辨出来。

药铺里面的柜台是木头的，破损乌黑，离地面有一米多高，看起来年代久远。

柜台里面放着各种小木盒子，里面放着各种药，与动物有关的有石鸡胆、猫脂、刺猬皮、驴蹄、狗毛、绵羊角、奶牛角等等；与植物有关的有阿魏、胡桐泪（白杨树胶）、白香、黑香、葡萄藤、大麻纤维、大蒜根；与矿物有关的有粗盐、红盐、岩盐、泥土、水银等。我还看到了几个觉得好笑的药方子：鸽子粪、猫尿。

听大人们说，这些听起来很古怪的药能治好气喘、高烧、受风、夜盲、尿闭等几十种病呢！

还有更为古怪的东西：蟑螂的卵巢。说是得十几个一起烧成粉末吃，能治小孩的尿床，大人也能治。门口卖烤肉的阿不都家的老奶奶，八十多岁了，她就有尿床的毛病，吃了几剂，就治好了。

真是神奇。

传说中的肉孜，在年轻的时候会治疗一种特殊的病，大脖子病。

说是当年和田干旱缺水，当地人只能将就，与牲畜们同饮白水河里的水，河水里的微量元素丰富得很，但是就只缺一样：碘。结果，当地好多老老少少的脖子相继鼓出一个碗大的肉包，像甩来甩去的铃铛，走起路来头都纷纷偏向一旁，有点滑稽，有点辛酸。

如果不消肿，可怎么出来见人呀。

说是晒太阳补碘，补了碘就能消肿。那些日子，在和田帽子巴扎朝东面的墙角蹲着的、站着的人，几乎都是老人。毒辣的太阳把人的皮肤吸出一层细密的汗，滴在下巴下面那个肥肿的“肉包子”上，看起来更加油腻，脏污。晒久了，并不见脖子上的肿消下去，倒是体